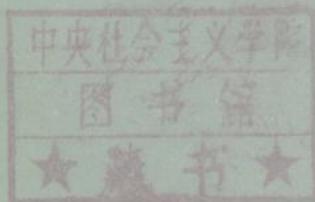


紅樓夢新補

張之



1247.4
12

1247.4

紅樓夢新補

張之

周汝昌著



责任编辑 李锐夫

红楼梦新补
张 之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261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12,300册

*

书号: 10088·889 定价: 2.15元

编者前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名著。作者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始成全书。不幸八十回后“迷失无稿”，读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恨。后有高鹗、程伟元补续四十回，但有不少地方违背曹雪芹本意。

张之同志，遵循八十回《红楼梦》伏笔、暗示，依据脂砚斋评语提示，参考前人和今人的红学研究成果，大胆尝试，精心构思，历十年艰辛，数易其稿，完成《红楼梦新补》三十回。此乃文坛、红坛一件新事；也是今人续古典文学名著的一个创举。

补书难，补《红楼梦》尤其不易。“新补”虽系一次探索和尝试，但需要功力，也需要胆识。尽管补书尚有诸多不足，仍不失为难能可贵。

本社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兹将《红楼梦新补》付梓问世，以飨读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第八十一回

守大郡贾政沐皇恩 毁庄园宁荣惊预兆…………… 1

第八十二回

痴龄官绝意宁国府 勇雪雁高谈卓文君…………… 13

第八十三回

赏唐拓宝玉邀诗社 遗诗草香菱问苍天…………… 25

第八十四回

说桑梓喜交莫逆友 比宗室远嫁爪哇王…………… 37

第八十五回

宗谱可查环儿发狂 青丝事发凤姐施威…………… 51

第八十六回

说山水旷怀倾素蓄 思家乡幽怨发哀吟…………… 63

第八十七回

潇湘馆漂针女儿节 怡红院伤情夜半时…………… 75

第八十八回

贾宝玉力孱临歧日 林黛玉泪尽奈何天…………… 88

第八十九回

家计艰难愁葬甥女 琴书依旧痛失知音…………… 102

• 1 •

红楼梦新补

第九十回

卫若兰射圃逞英豪 史湘云深闺立高节.....114

第九十一回

赏嘉树高情吟华章 破窃案严父逐恶子.....127

第九十二回

茜纱窗绿鹦留声调 绡芸馆银蝶返家园.....140

第九十三回

李宫裁课子学制艺 花袭人劝主结丝萝.....153

第九十四回

贾宝玉遵命成大礼 薛宝钗谈诗度良宵.....166

第九十五回

栊翠庵惜春闻大道 天齐庙照凤求神签.....181

第九十六回

奴陷主奏谋反罪状 主谄奴谋私房餘资.....194

第九十七回

蠹生木中两府籍没 祸来天外众艳遭殃.....206

第九十八回

桃花庵红玉救凤姐 狱神庙茜雪慰宝玉.....219

第九十九回

天恩降新旨示宽贷 糊粥散旧梦破繁华.....233

第一百回

同舟谊湘云问市价 知己情岫烟留诗箴.....246

第一百一回

丧人伦舅父卖甥女 重恩义村姬救千金.....261

第一百二回

无可奈何宝玉遣婢 似曾相识袭人证缘…………… 276

第一百三回

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290

第一百四回

慰亡灵嫠妇平生志 祭知己玉郎终始情…………… 307

第一百五回

西山游春诗意重重 书斋遇艳情思泔泔…………… 322

第一百六回

花袭人知有始有终 史湘云痛乍合乍离…………… 336

第一百七回

卖字画寒冬噎酸齏 做针黹雪夜围破毡…………… 350

第一百八回

怜产妇且沿街乞食 避贤王竟悬崖撒手…………… 363

第一百九回

石破天惊甄玉说法 风淅露饮贾玉打更…………… 379

第一百十回

证前缘再会灵河岸 议情榜独倚青埂峰…………… 392

第八十一回

守大郡贾政沐皇恩 毁庄园宁荣惊预兆

话说迎春归宁，诉说孙绍祖种种不端，幸得王夫人并众姐妹多方相劝，又在紫菱州旧居住下，方才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回孙家后见孙绍祖越发胡为，每每气的整夜哭泣，渐渐的病了。那孙绍祖瞧着没事人似的，迎春的陪房费新媳妇回了凤姐。这日，贾琏、凤姐前来探病，贾琏见孙家正房里也是方桌大椅，红漆家具，几案上摆几件汉瓦周金并自鸣钟、江西瓷，壁上也挂几轴鲜亮工细的古今字画，也有穿衣镜，樟木箱，摆满一屋，堆天踏地，不禁鼻子里嗤笑一声。主客落坐，不及寒暄，贾琏便问迎春病情，孙绍祖才命人请先生诊治。夫妻二人到病榻旁细问了迎春，劝他安心养病，也数说了孙绍祖几句，直待瞧着迎春服过药，这才作别。孙绍祖送至大门外，贾琏道：“尊府人手不多，我那里每日请太医来看脉罢！”说毕，扳鞍上马，拱手而去。孙绍祖气得瞪眼竖眉，却又不能真个要贾府请医，少不得忍下这口气，将管家、丫鬟、媳妇传齐，命他们：“好生伺候奶奶的医药饮食诸事”，便带了几个小厮坐了车赌钱去了。赌了一日，已是亥初时分，略一计筹，不过输了几两银子，不以为事，只是半日无人找来借银子，心里不是滋味。正待离开，却见贾芹垂头丧气走来称贷。原来贾

第 八 十 一 回

芹也酷爱此道，今日关来僧道尼姑月例银，便想见见大世面，于是随了吴大公子来至此处，不过两个时辰，便输光了。正在心急如焚束手无策之时，忽闻孙绍祖在此，便走了过来。那孙绍祖笑道：“用银子么？好说。但只是此地不是舍下，若在舍下，老贤侄向我张口，我就送你几两，这还不是该的，何况是借。今在此地借银我便不得不问你，日后仗凭何物还我？”说毕，见贾芹红了脸无话，乃缓缓点头，笑道：“你倒是有好东西，只可惜没有英雄胆，不敢往外拿。”贾芹听出话音，便道：“姑丈要何物，就直说了罢！”孙绍祖只管瞧了他笑，并不答言。贾芹由不得仰了脸，扑闪着眼皮去搜索枯肠，翻腾家底。无奈家中实在没有值钱之物，只得垂首作别。孙绍祖忙拉了他，笑道：“不想捞本了？急着回去有何贵干？是怕那小尼姑背了你给别人侍酒、侍夜么？”贾芹听了，心窍大开，喜道：“取纸笔来，我给你出字据。”孙绍祖淡淡一笑，从靴桶内摸出靴掖，取出一纸借据，递给贾芹，道：“且慢，先瞧了这个！”贾芹接过一瞧，原来是薛蟠的，拿恒舒典作质，过期不还，典归孙姓，不禁瞪目吐舌。那孙绍祖何等有阅历，早已瞧出把他唬住了，因道：“薛大爷借的多，自然如此，你能借几两银子，两个小尼姑就帮你借到了，况且咱们至亲，利钱自然让些。”贾芹不语，半日方道：“到期不还，送一人到府上去，一任尊便，尚可；若竟是卖人，我可不敢。姑丈还有何不知的，那些人是府里伺候娘娘的，一时来传，不见人，还了得！再说，我原只管僧道，管尼姑还没有多久，至今才只得一人听话，别的，个个象座神像，逼的我不敢动他。”于是，二

人你谦我让了一阵，半日方得议定：借银不要子利，从明日起派一人到孙府为质，不误贾府传唤。贾芹拚命写了借据，按了指印，拿二十两银子自去捞本不提。

到次日，孙绍祖摆酒请客，都是素常相与的纨绔子弟，席上也不过家常习见之物。大家坐定，孙绍祖开言道：“今儿可没有佳肴名酿相敬，别有一件宝贝，请兄弟们赏鉴赏鉴。”说毕，立命“人来！请神仙下凡！”便见屏风后面转出一对时新装束的妙龄丫鬟，引一尼姑，款款而出，左右又各有一丫鬟陪着，那尼姑袅袅娜娜，飘至席前，稽首合十，殷勤劝酒。合席人众莫不瞠目结舌，惊异互视，不知所云。及至众人解悟，一齐拊掌叫好。于是，丑态百出，碍难备记。这尼姑原是伺候贾芹惯了的，十分熟练，席终，众人犹留连不忍遽去云。孙绍祖见客人散尽，命那尼姑将缠头所得尽数交出。略一计算，约值十金，收了。这才拉了尼姑，笑入密室。自此，朝山拜佛者络绎不绝，孙绍祖好不得意。

谁知好景不长，不知那个嘴上没有把持，走了风声，惊动了宪台老爷。一日，访察得实，便传了孙绍祖去，宪台只说了何时、何地、有何人在座，那孙绍祖便魂不附体，一下子矮了半截。招认到末了，推说是内侄贾芹送来孝敬他的，却隐了赌钱放债之事。宪台老爷听说是贾府之物，立时屏退左右，细细问了，又命他不准外泄，不准再如此胡为，只在家听候传唤，便坐轿到忠顺府去。当夜派了极妥当之人向孙绍祖传话：“赌钱的事，你不说，上头业已尽知，这还在其次。只这尼姑侍酒，便是极大罪过，天理难容。大人念你祖上有功，且又年轻

第八十一回

有为，不忍置你于死地，你该知恩感恩，力图报效才是！”孙绍祖听了，自然感恩叩头，誓必结草衔环，报此大德。来人又道：“你既说是贾府送你解闷，那贾芹旁枝别叶，如何敢把尼姑送你！必是荣宁两府近派中人方可，或在尼姑卧处见到亲支嫡派，方可见出确非你的罪过。这话，你可明白？”那孙绍祖应酬权变，向称机灵，闻此，如何不解，只叩头道：“誓必立功赎罪。”从此，一心勾引荣宁子弟。无奈，他虐待迎春之事，荣宁人人皆知，虽是费心费力，也不得上手。这就越发视迎春如仇，滥施淫威。且不说他。

且说正月二十二日王夫人入宫请安，午错方回，见贾政倚在炕桌东边引枕上歇乏，顾不上换衣，便满面堆笑，道：“好叫老爷得知，老爷要放济南府了。”说毕，见玉钏已捧了家常穿戴来，这才架起两臂，随玉钏等人服伺更衣，一面又笑道：“娘娘说，内阁草拟的是五品衔福建军前参赞。圣上知老爷有岁数了，怕精力不济，贻误军机。只为目下干员奇缺，虽可不去福建，也在京安闲不得。济南府多事，非资望孚众的亲信大臣不可。娘娘又说，一半日就知道了。”一面说着，更衣已毕，对面坐下吃茶。原来那贾政外任归来未得升迁，便对宦途冷淡了。今闻此言，方知内阁中有人作对，却一时想不出是谁，因坐起，长叹道：“幸是天恩浩荡，免了远赴福建，只是又不能做此朝隐了。”王夫人见他沒有兴致，且放下不提，另说他事，笑道：“今日宫中闲暇，比往常多坐一个时辰。娘娘着实记挂宝玉的亲事，要赐婚呢！我便奏明，也是议婚

• 4 •

的岁数了。只为那和尚说过，不宜早娶，老太太想略停几年。或者娘娘瞧准谁家孩子可意，先定下来，也好。老爷猜，娘娘相中那个？”贾政道：“这个，何能猜中！既是宫中赐婚，那个都好。”王夫人笑道：“老爷如何不记得那年端节赐物？”贾政闻此，豁然明白，自是喜悦，乃缓缓点头道：“我说他不错，果然，娘娘也相中了。”王夫人又道：“娘娘说：

“若是迟二年成亲，眼下不提也罢，免得两家住在一处，反因此不得亲近。到时候，一说娘娘有谕，还有何不方便的？”因回头向玉钏、绣凤道：“你两个听见这事，不许给人去讲。”

二人应“是”。贾政因问：“但不知老太太意下如何？”王夫人便将往日贾母屡次称许宝钗的话细细告诉了。贾政捻髭笑道：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若是老太太属意林姑娘，可就作难。”忽听前面鞭炮声响，不知何故，正待命人瞧去，却见贾琏满面笑容走了进来，笑道：“老爷、太太，大喜！老爷试用济南府，报子到了。”贾政道：“知道了。”

王夫人立即去见贾母道喜。于是，合府皆知，个个喜气洋洋，独有贾母犯愁，道：“才安生几天，又要外任，这便如何使得！”恰薛姨妈、邢夫人等陪同斗牌在此，闻贾母此言，都又是道喜，又是解劝。邢夫人道：“老太太只管喜欢。二老爷高升知府，官不小呢！这可是祖宗庇护，老太太积德才有的。”薛姨妈也道：“太太说的是。那济南府是一家大诸侯呢！总是多少年给皇家效劳方得到此。别的人家拿上万银子还捐不到呢！”凤姐笑道：“我早听说，那济南府人烟稠密。大有出息。做官的，那个不抢着去？停两个月老爷安置妥了，我伺

候老祖宗到济南乐他几日。回京时，只那送行的行仪还不载他几船来？也省得咱们斗牌缺银少钱的。”一席话果然把贾母引笑了，因指了凤姐，向王夫人等笑道：“你们听听，他还哭穷呢！”又笑问凤姐：“你的银子，还不够玩一辈子？还想济南银子么？”一句话，众人都笑起来。凤姐笑道：“我便有几两银子，可捨不得斗牌用，留着等宝兄弟成亲给他添几件东西呢！”又笑道：“老祖宗乏了，且养养神，明儿亲友来了，听贺词罢！”鸳鸯收了牌，众人伺候晚饭。

外面，众亲友听说贾政高升，纷纷前来贺喜，贾政阻谢不得，也只得备酒相待。一连热闹数日，真个是：

梦坡轩里烛光灿，荣禧堂前月色浓。

紧接着择行期，陛见，别亲友，辞宗祠，上上下下，又大忙几日。

临行前一天晚上，凤姐又命将已是装妥的箱笼逐一打开，仔细检点了，向玉钏笑道：“也真难为你，竟无甚不妥。再想想还有何不周到的？”玉钏笑道：“有上次学差的例，敢情好办些。还缺何物，太太奶奶只管吩咐。还有一说，外头的事，检点了么？可不要学那一次，还没有走到，就遣人回京取东西。”凤姐道：“正是呢。赖大也不细心了，这外头的事，派了郑华、林之孝两个去总管，如何使得！他二人素昔不和，头年，老太太生日，竟为一件小事角口。一个槽上栓两头叫驴，有踢蹬瞧呢！既是郑华才刚病好，倒不如单派林之孝好些。”王夫人道：“既是这样，就留下郑华，命琬儿告诉赖大就是了。”又道：“你老爷说，里头带周姨娘，我想着赵姨娘

每每在家生事，不如换了他去，咱们心净。”凤姐悄声道：“太太说的，自然极是。如今想来，他到山东，闹起事来，老爷又忙，岂不难办！那周姨娘本分，且和丫头们合得来，随任去，太太岂不省心！”王夫人点头领会。便见丫鬟回话：“吴兴家的上来了。要见太太回话。”

王夫人忙命他进来。吴兴家的向上叩了头，平身，垂手回道：“奴才几个人去了半年，诸事查考已了。那三家陪房经营的买卖只一处不赔本，这里面情由弊端，令人着急，如何处治，必得面回太太。这些往事还在其次，谁知近日新出一事。”说话到此，左右顾视，玉钏忙带众丫鬟退出。吴兴家的上前一步，悄声道：“水西门当典出事了。奴才动身前两天，知府衙门上了封条。”凤姐听此便气，发话道：“好大胆，他们不知是太太的？”又悄问：“究竟是何因由？”吴兴家的回道：“那应天府是个新任，想必是个书呆子老爷，到任也不问问民情风俗，竟这么做了。原是当典里夜里玩牌，恰里面有几个不是号里人，这也罢了。谁知竟有一个是海捕不到的钦犯。那日他们正在斗牌，当场全捉了去。目下来喜和吴兴计议了，已託人向府尊说话。又命那三家陪房不得乱动，候着呢。又打发奴才立即进京，请太太示下”。说毕，贴身掏出一个封套儿，双手呈上，道：“这疏头上备细写了，请太太过目！”凤姐伸手接过，递与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念念，我听！”凤姐拆开封套，抽出疏头，先瞧了一遍，见有几个字不识，大概意思也还明白，便轻轻念与王夫人。念毕，见王夫人默默不语，便吩咐吴兴家的道：“你且下去歇息，别的事，听传再

第八十一回

回！”吴兴家的应声退下。凤姐因问：“老爷明儿起程，这事给老爷说不说？”王夫人叹道：“偏这个时候出事，说了，又怎么样呢！”凤姐道：“给舅老爷写封书字好了。太太只管放心，老爷起程要紧。”因唤平儿来，给他疏头，吩咐道：“传太太的话，命你二爷瞧了这个，立即给舅老爷修书！”王夫人倚枕闭目，无心再问贾政赴任的事，一任凤姐料理，一夜无语。次日，贾政叩别贾母，吆天喝地的去了。外面自有朝内大员并一应亲友世交设帐祖饯，其荣崇光耀，无烦赘述。

只说尤氏等人送贾政动身后，与王熙凤哄贾母赶陞官图，又伺候贾母饭毕，料着无事，尤氏方才退出。回至东府，丫鬟们迎上，悄回：“爷正生气呢！”尤氏方问原故，便听正房里贾珍雷霆震怒，叱责谩骂。忙进入上房，见佩凤、偕鸾正小心伺候贾珍换出门衣裳，忙问：“这时候了，还出门去？”贾蓉迎上，代答道：“母亲不知，黑山村那个乌国栋带了人送年物来，路上叫赶车的砍了。谁知乌进孝那老杀才竟带了全庄猎手去赶。趁这空儿，庄子里那帮人把冬仓各库抢了个光。直到咱们遣俞禄前去催问，乌进孝还没有禀报上来，只是自个寻死上吊的瞎闹。才刚俞禄回来，父亲要到兵部见雨村大人去。”贾珍一面换衣，一面骂道：“这不是反了么？乌进孝囚囊养的，平素使的王八羔子！”尤氏正要劝阻，却见贾琏走了进来，问道：“听说俞禄回来了，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儿？”贾蓉又如此这般回个明白，贾琏听了，忙道：“如此说来，见雨村无用。那些没王法的得了财物，过海的过海，钻山的钻山，散了。雨

村又能怎么样呢？倒不如先到村子里瞧瞧，究竟毁的怎样？为的何事，再说下一步如何办。”贾珍听说，一屁股坐下，又让贾琏也坐了，想了想，笑道：“你瞧，把我气糊涂了，那些挨千刀的，又不是占山为王的强盗，上那儿剿去！兄弟说的是，即时去黑山村要紧。”又吩咐尤氏、贾蓉，里外预备妥当，后天动身。贾琏仍不以为然，摇了摇头说道：“大哥亲去，自然是好。只是那里冷的出奇，这时候还是冰天雪地呢！弄出病来，如何是好？依我定见，只命来总管带几个人去，有何难办之处，写禀帖来。大哥，你道如何？”尤氏听了，点头“称是”。那贾蓉生怕派他出门受罪去，便极力怂恿他父亲这么做。贾珍空自咆哮了半日，只得依了贾琏之意，先打发来升去黑山。

原来这黑山村座落在大山脚下、海沿子上，居民不多，出产不少，山珍海味、牲畜五谷都是有的。还是宁、荣二公给皇上打天下那程子，跑马圈地圈来的，附近百十里内，多在两府名下，只是宁、荣两府诸人从未来过，只凭庄头掌管，便是当地官府衙门，也因系贾府庄园，从不来的。这乌庄头一如殷周诸侯，只要每年给府里送足银物，在村子里就有生杀予夺之权，因此倒是无人不敬畏的，乌进孝若是本分些，把庄户当人看待，那就享大福，荣华不尽。无奈这人慾壑难填，不免苛求了些，时不时的也颇有令人过不去处，因此背地里倒也无人不抱怨的。更兼前几年逃荒来了一批外省人，虽说同样给乌庄头干活儿，背地里却把外省刁民如何蠢动的话散出来。有些人听了，便静极思动，打算向乌庄头争些吃喝。谁知上年十月里，其子乌国栋，硬是夺了一个庄户的新媳妇。看官诸公，这杀父之

第八十一回

仇，夺妻之恨，是人能忍的下去的么？又无个说理之处，这可就闹事了。庄户与逃荒的串通一起，要杀乌国栋报仇。杀乌国栋不难，乌进孝能瞧着不动？不知是谁的谋儿，竟学了那梁山的强盗作为，这般如此的干了出来。

且说来升带了众人，一路晓行夜宿，这日进了黑山村，细细拷问了乌进孝，又查看仓房、库房，果然都剩下四个墙角，心痛不已。又拘来没有跑的庄户追问，都说：“他们干的事，小的们一概不知，小的们也没有抢东西，老爷不信只管搜查。”来升见都是些土眉土眼傻头傻脑之人，断定问不出个头绪，只得去寻官府。那县太爷倒是极殷勤的，听说宁府总管下来，早已换了吉服，大开辕门迎出。让到暖阁，分宾主坐下。献过茶，不用来升开口，早就自怨自艾，说道：“下官糊涂，出了这事，又劳总管大驾亲临。”说到末了：“只为府里庄园，平素捕快皂隶都不敢擅入。事先听不到风声，事后也摸不着影儿，眼下已是悬赏捉拿，明察暗访，一待有了头绪，定要全部追回。”一面陪笑说话，一面命众衙役摆好席面，请来升众人吃酒。来升端坐不动，只一摆手道：“不必。只是这事总得了的，咱们一起见知府去呢？还是贵县辛苦一趟，到京里说话？”那知县连忙陪笑，道：“这个。下官应到京里请安去，并请示如何办理。只是职守所在，不得离开。”说毕，命人取来一百两银子，又命连席面送黑山村去，又站起打了一躬，笑道：“京里的事，还求总管善言一二。至于上司，事情一出来，就呈报了。府尊也亲来勘验过。”来升见他心诚，也不便不赏脸，待人抬了席银去后，方道：“这次抢的真酷，连口粮